

428
D>Z

394448

中外奇观



白衣女魂之谜

——有关刘少奇之死的传说

古刹拳魂

大舞台艺术增刊 ③

《大舞台》艺术丛刊

中外奇观

(第一辑)

一九八四年十月

前 言

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，人们渐渐知道，微处理机的潜在能力是惊人的，工厂和办公室的自动化过去只不过是一种幻想，而目前在许多技术先进的国家已成现实。在文艺界，将来编辑不会告诉我们该看什么东西，我们将告诉编辑，我们自己选择看什么东西。

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，我们的经济会有一个超高速的发展，它是有史以来最兴旺的时期。在二〇〇〇年以前，我们要在一定程度上赶上这先进水平，而不可避开它。信息时代把地球看成航天器，地球上的各个国家，各个民族都是乘客。我们可以在更短的瞬间共享信息。生产的协作将是一种新的国际模式，全球经济要求创造全球文化。有人说，全球生产协作是“世界车”，将来我们要被信息所淹没，但渴求知识。各行各业受到大量资料的困扰，所以许多科学家、文学家们要抱怨这种信息污染，他们觉得自己动手查找资料很繁琐，即使自己能用电子计算机，使泛滥的信息污染得以系统化，以便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，也是难以办到的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目前在技术先进的国家里涌现了资料发行出版商，提供资料库和通讯线路供使用者查找和选择自己需要的东西。所以，信息将成为一个行业，一个经济实体，因为生产信息要付出成本，一个浩瀚的图书馆查找资料也要付出成本，同时人们也总愿意购买它，购买信息就是购买知识，信息行业将是地球上最大的行业。

既然考虑经济建设问题要胸有全球，那么，大约在一百二十五年以前，当蒸汽机和铁路出现的时候，有些作家说，我们将变成使用单一语言的世界，各国经济的全球化将伴随产生语言的一致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特点。过去没有实现，现在也不会马上提出来，即

使有过世界语的提倡。但是在日常生活中，随着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的发展，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活，即将来临。

我们在信息社会里使用的主要是脑力，而不是象过去那么多的笨重的体力劳动，那些极其笨重的，污染严重的劳动将让机械人和机械手去干。所以，我们在丰富多采的业余活动中，需要更多地用手和体力以平衡工作中对脑力的负荷。高技术，高脑力的劳动与高文化生活相平衡。

简而言之，全球文化生活有共性也有个性，新的文化日本人更日本化，中国人会更中国化，而美国人也会更美国化。《今古奇观》要走向《中外奇观》。

人类总是不断前进，这是马克思早就说过的，“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”，恩格斯同样说过，“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变革，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。”我们的人民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。一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大厦必将巍然屹立。歌颂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也是《中外奇观》的庄严任务。

刘秉彦

一九八四年十月五日

目 录

前 言.....刘秉彦(1)

白衣女魂之谜(中篇传奇)任彦芳(1)

——有关刘少奇之死的传说

古刹拳魂(长篇技击小说)杜宜民(85)

情 书(电视文学剧本)(日)田井洋子(211)
沙 立 译





——有关刘少奇之死的传说

任彦芳

0. 一架神秘的夜航机，降落古城。

夜。漆黑漆黑的夜晚，不眠的人们抬头仰望着天空，乌云象狰狞可怕的巨兽，吞噬了所有的光明，连一颗星星也看不到。黑夜把天空大地人间万物，都涂抹成了一种颜色，达到了完全的统一。这是真正的黑夜呵！

因为焦急地等待天亮而失眠的人，在黑夜里一下一下数着自己的心跳，不时地仰望着天空。突然，在漆黑的夜空上出现了一个红点，象点燃的香头那么大，从北方慢慢地向南移动，红点越来越近，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嗡嗡的声音。这是一架在黑暗的夜空中航行的飞机。这夜海深不可测，只有这香头大的红灯带着神秘而怪异的声音在夜海上浮游。……

夜航机的羽翼下就是茫茫的中原大地。古老的黄河，象一条巨龙弯弯曲曲地向东方滚去，黄河浪花象巨龙的鳞片闪着幽暗的光。飞机的红灯投进古老黄河的心中，留下了永恒的记忆。

紧靠黄河是一条高高的长堤。堤里，比黄河水面低下百尺，就是一座举世

闻名的古城。现在夜航机已飞临古城上空。红灯慢慢地低下来，要往这座古城降落了……

如果这是一架超光速的飞机，人们可以重新看到已经逝去的光影，历史的剧景将会这样重现眼前。我们可以从这儿看到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中当日东京城的风貌；可以从大相国寺看到和尚鲁智深正在倒拔垂杨柳，又玩耍禅杖引出在墙外观看的林冲一声叫好；可以看到豹子头林冲从这街头发配沧州；还可以从这包府坑处追出当年包拯府地，看到黑脸老包打道回府，看到秦香莲拦轿喊冤……再现两千三百三十年前的时光，到了战国时期，可见魏国国都的大梁城垣，说不定信陵君就从这里窃了虎符去救赵国的呢！……两千多年的古城里，有多少美与丑，善与恶，真与假，忠和奸的故事在这座古城发生，一幕幕历史活剧，悲欢离合，喜怒哀乐，在这块土地上演出！可惜，那滚滚黄河流去的历史已永不复返，那逝去的光影也无法再现。

这架在夜空中航行的飞机，是在现代飞行。它看到的是一幢幢黑黢黢的现实的建筑。街中心的鼓楼上，贴满了大字报，大字块标语；贴在高大楼阁上的是一条最大的大字块标语，一个字有二人多高。打了红叉的倒着写的“刘少奇”三字，在机翼下闪过；那古城高高耸入夜空的琉璃铁塔上有一群过夜的鸟儿惊飞起来，几只乌鸦在古城上空一声声地咕噪着，它们望着这架神秘的飞机在古城的机场降落了。

机场上也不同往常。灯光昏暗，人影幢幢，没有人说话。飞机舱门打开，从里边拍出一个躺着的人来。人们还没有看清他的脸庞，早就被连床带人抬上了一辆没有灯光的后开门的面包车。没有停歇片刻，面包车飞快地驶出机场，驶向了古城的狭窄的街道……

面包车转弯抹角，向前飞奔。车轮下飘飞着白色的传单、大字报纸片和秋风扫落的枯黄的树叶……

面包车驰进一处高墙包围的院里，分不清东南西北。车刚进去，黑门咔嚓一声紧紧关闭了。

就是从这一夜开始，当这架神秘的飞机从北方飞落到这座古城以后，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，又多了一部震撼人们心灵的传奇。传奇在老百姓的口头悄悄地流传起来，说法不一。讲的却都是发生在黑夜里的故事。它道出了人们对光明的信念，对真善美的灵魂的赞颂。这故事是我在古城居住时在夜晚听来的。它荒诞而真实，离奇而动人……

1. 深夜，白衣女魂第一次出现……

这是在哪一年？就不必管它了。当时，人们都在糊里糊涂过日子呵！

这一天，正当夜深人静，古城的灯光一盏一盏地灭了。当人们带着恐怖不安的心睡下的时候，在古城郊外一个刚下了夜班的青年人，正蹬着辆破旧的自行车急驰。自行车没有灯也没有铃。这没关系，走的是每夜下班都走的熟道，闭着眼也掉不到路边的坑里。这条进城的路，只有他一个人，不用担心碰到人身上。

他叫赵明。今年有二十四五岁，长得粗壮结实。夜色浓黑，看不清他的脸庞，只有那双凝视前方的眼睛，象夜空中的两颗星闪着光亮。他原来在省城公安部门工作，因为“砸烂公检法”，加上他的父亲被打成“刘少奇叛徒集团”里的人，他被“清洗”了，他和老母亲一块儿被送到这座古城里来，好不容易才在郊区一家工厂当了工人。赵明心灵手勤，来工厂才一年多，车、钳、铣、刨什么工种都能拿得起了，哪个工人家里有事，不能顶夜班，赵明便主动替班。他自己却从不叫苦。因此，他也便常常在夜半回家。老师傅们见他路远，便把一辆破旧的车子交给了他。修理整治一番，也居然能载他来回奔驰，省了不少时间。

已是秋末冬初，夜晚的寒风萧瑟，吹卷着一路黄叶。自行车碾在路上，沙沙作响。一弯新月，渐渐地升起来，象浮游在夜海中的一只小船，把它那淡青的冷光从路旁的树林间洒过来，投到赵明的脸上，这才看出他清瘦的脸庞，鼻梁很高，嘴唇边咬着坚毅，象用刀子刻出似的棱角分明。他的两眼望着前面。

自行车的轮子在淡淡的树影上辗过。赵明望到了什么，立即下了车子。他推着自行车走过路旁的一处荒坟。象一锅馒头似的，排列着整整齐齐的坟头，坟前插着高高低低的木头牌子。从月色幽光中，依稀可见字迹，写着“革命造反团烈士××之墓”、“八一八红卫兵××之墓”……坟上的荒草标明，他们埋在这里一年多了，这是在古城那次大武斗中死去的。听古城的人讲：这座荒坟夜半不静，伴着夜风传送着死者呼喊的声音。所以，下夜班的人宁愿绕路走，也不想过这儿。赵明每次夜班到这荒坟，便下车默默地走过。俗话说：“在家怕鬼，出门怕水。”意思是家乡的人知道在哪儿有亲人死去，容易触景生出许多联想；出门在外，不知河的深浅，便容易淹着。赵明到这儿的时候，武斗死去的人已经埋葬，他不会想出长眠地下的人是什么模样，他不会害怕。可他进厂时知道：这儿死去的有十多名是这个工厂的工人，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

至今还在梦中呼喊他们的名字！想到这些，赵明心里一阵酸痛。所以，每当经过这里，他都下车。然而，和人传说的不同：他从来没有听到坟地有什么声音。他扫望一眼这排列齐整的坟头，心想：你们死了，还排列着整齐的队伍；你们死后还在呼喊：“保卫革命路线”吗？你们的队伍向哪儿开拔呢？你们是因为什么而长眠地下？

没有声音回答赵明心里的问话。

赵明骑上车子继续向古城街里行驶。古城已经进入梦境。静得只听到车轮在路上嚓嚓的声音。赵明伸出胳膊，想看看手表，恰恰在这时，一朵乌云把一弯月儿遮住了。他往前骑，两脚蹬得更快了。前头，一片银光粼粼，那就是古城有名的包府坑。夜间寒风掠过，湖水上结起一层薄冰，发出哗啦啦的金属般的声响。

古城人传说：这里原是清官包拯的府第。后来，不知什么年月，黄河决口，洪水滔天，把老包的府第一下淤平了。从此，世道昏暗，贪官污吏横行霸道，再也无人替百姓伸冤说话，包公不是有三口铡刀吗？据说也被埋进泥土里了。老百姓盼着包公复生，铡刀重现，于是便在包府宅第挖掘起来。千人挖，万人刨，想掘出那包公的铡刀，为民伸冤。可是一连多少年，也没有挖出来。这样，便挖成了这一片深坑。从此，便有了“包府坑”这个名字。

赵明沿着湖畔的人行道，弯弯曲曲，高高低低，起起伏伏，一会儿上坡用力蹬上几脚，一会儿下坡滑行一段。虽在初冬天气，他那英俊的脸上、高鼻梁上还冒出了汗珠，他一手扶把，一手掏出手绢，擦了擦脸，继续往前蹬着。

突然，车链子掉了。滑行了一段，他忙下车，心里话：糟糕！越想快反而越要慢了。他踢一脚车梯子，把车轧在路旁，低头伏身挂着自行车链。

一股寒风，从他的脖子里灌进去，他打了个寒战；又一股寒风，送过了低低的饮泣声。赵明抬头看看，四周并没有人影。他蹲下来，继续专心挂着链子。饮泣声变成哭声，更加清晰了，听得出这是年轻女子的哭声。

赵明挂好车链，抬头四顾。夜空的月儿，从乌云里脱出来，洒道银光照在包府坑的湖面上，反衬得白花花的。沿湖的一棵歪脖子大柳树下，站立着一位穿着一身雪白衣衫的女子，她背依柳树，面对湖水，双手捂着脸哭泣。赵明心头一震，跳进他头脑中的第一个念头是：深更半夜，这姑娘为什么站在这儿呢？该不是……¹他推起自行车，向着湖畔那棵老柳树走去。

捂着脸哭泣的女子，也许觉察到有人来了，哭得声音小了。可赵明从后边看到，她的双肩却仍在痛苦地抽搐颤抖。这位姑娘身材修长苗条，油黑似墨的长

发从肩后披散下来，赵明不知为什么，竟不敢靠近了。心中既疑惑又拘谨，他从小腼腆，见姑娘脸红。几年前，那时父亲还是省工业厅的厅长，给他介绍的和主动追他的姑娘也真不少，可一跟姑娘见面，他的心就呼噜乱跳，低着头，说不出话。人家见他这般冷淡，也就一一告吹了。他从没有和姑娘在花前月下散过步，更何况是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，在这种场景，面前又是一个伤心哭泣的女子？

赵明鼓起勇气，叫了声：“哎，姑娘你这是……哭什么？”



哭泣的女子慢慢放下掩面的手转过身来，朦胧的月光下，只见她的脸上还蒙着一块雪白的薄纱，赵明低着头，不看女子的面庞。姑娘没有回答，仍在低声抽泣。

赵明有点心急了：“这深更半夜的，天这么冷，你在这包府坑哭啥呢？”

哭泣的女子欲言又止，赵明愣住了。他不知该用什么话安慰这伤心的女子，半天憋出这么一句来：“姑娘，这凉风冷气的，别哭出病来，回家去吧！”

女子抽抽着说：“谢谢你，你快赶路回家吧。一个人死都不怕了，还怕生什么病哩……”

赵明想：姑娘真的说出了“死”字，莫非她真是想寻短见吗？我得要好好劝解她几句：“姑娘，看你哭得这般伤心，想必有冤屈事儿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？”

女子说：“我有天大的冤屈，告诉你又有什么用？这年头，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，你家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你还是回家去吧！”

赵明就有这怪脾气，你越不让他管，他偏要过问，姑娘越让他走，他反而挪不开脚步。他凝望着姑娘的面纱，就象湖面上结上的薄冰，薄冰似的面纱下，有深如湖水似的眼睛，闪着莹莹泪光。姑娘斜靠在一棵柳树上，眼盯着面前的包府坑。

赵明叹口气，说道：“你不愿讲，我不强求。有天大的冤枉，也要想得开，

看得远，你年轻的，可不要……”他望着结着冰丝的湖水，不愿说出他心里想到的那个词儿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那女子象是在自语：“你我萍水相逢，承你这么关心我，停车询问，已使我感激不尽了。您的话我记住了。你还是快回家去吧，你的老母亲病了。”

赵明大吃一惊：“怎么，病了？你咋知道我母亲……？”

女子说：“她现在独自在家，正倚床呼唤你哩，你快回家去照看老母吧！”

听这陌生女子说得这般真切，他急忙蹬上车子，急驰而去，带着包府坑边的寒风和那女子给他的一脑子疑惑……

2.

他被恶梦惊醒

女子说得一点不错。就在赵明和那女子在包府坑边说话的时候，赵明的母亲倚在床上，呼唤着儿子。听到门响动，母亲就唤：“明儿，……是明儿回来了吗？”没有听到儿子的回答，那是寒风在推门拍窗，母亲失望了。

又一次听到门响，母亲又呼唤儿子，还是没有儿子答应。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，况且是在这慌乱年月，母亲与儿子更是相依为命，挂肚牵肠。母亲的心是准确的钟表，每天夜里，儿子什么时候到家，当娘的记得清清楚楚，怎么今晚还不到家呢？是儿子在厂子里出了什么事？听说，到处都开始抓“现行”了，一句话说不对符，都会被抓起来，儿子会不会……？不会吧？明儿不是个嘴上没把门儿的孩子。从进工厂，娘就千叮咛万嘱咐，只埋头干活，不要多言多语，免得言多语失，招灾惹祸。就是没有缝，苍蝇还想法下蛆哩！咱又不是没把儿的烧饼，动不动，人家就会说老子反动儿混蛋。这些话儿子是会记在心上的。再一想，儿子进厂一年多，师傅、工友都称赞，还没有过一次磕碰，在厂子里不会出事。那么在回来的路上，遇到什么事耽误住了？他会遇到什么？……

母亲想止住自己的胡思乱想，伸手拉亮了电灯。屋里凌乱乱，挤挤磕磕。床头墙上挂着照片。镶在框上的玻璃已经打碎了。这是那次抄家的时候让人打碎的。照片已经被岁月的流水冲黄。上面是身穿军装，臂带《八路》章的年轻时代的丈夫，她拘谨地站在一旁，全是农村妇女的装束。从照片上的丈夫，就想起了今天的儿子，儿子给父亲脱了个影。当年妻子因为丈夫外出革命，整日担惊害怕，几十年过去，刚想过点安生日子，睡个不做恶梦的安生觉，谁知比当年更加倍地揪心呢！咳，世界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？

母亲感到浑身发冷，她拥在被子里呻吟着，一颗泪珠，从她的眼角滚落到面颊上。

这时，赵明推车进到院里。这是一处有十来家住的大杂院，邻居们都睡了，只有母亲屋里亮着灯。他怕惊动四邻，总是轻轻地推车进屋，不让门发出响动。

母亲听出这回是儿子回来了，忙擦了擦泪珠，拥着被子坐起来，叫道：“明儿……”

“娘！”赵明进到母亲屋里，眼见到桌子上放着药瓶、药袋，惊异地问：“你怎么……真的闹病了？”

母亲长出一口气，说：“我不要紧。你怎么才回来？比往日晚了半个钟头吧？”

赵明看看表，午夜一点半了，整整比往常晚了半个钟头。赵明说：“路上车子坏了，误了一会儿……”他怕母亲多心，没有把遇到那个女子的事说出来。他看看药袋，拿起暖瓶，给母亲倒了一杯开水。

母亲说：“这年月乱糟糟的，我怕你路上遇到什么事呀！以后下班快回家。你路过那块新坟地，挺不干净，鬼哭狼嚎的……”

赵明微微一笑，轻快地说：“没有的事。娘，你有病，怎么不叫人给我打电话呢？有谁到咱家来过吗？”

母亲摇摇头，说：“你爸爸在受管制审查，谁还敢沾咱家的门槛呀！”

赵明眼前浮现出在包府坑碰到的那女子的身影，耳畔响起她那低低的声音：“你还是快回家去吧！你老母亲病了……”

赵明又问：“没有个年轻的姑娘来过吗？”

“年轻的姑娘？”母亲被儿子问得丈二和尚，摸不着头脑，奇怪地看着儿子，慢慢地摇了摇头。

赵明自言自语地：“怪呀……”

“怪什么呀？”母亲说：“能有谁来呢？娘拿了这点药，还生了一肚子气。黄河医院挂出牌子，不给牛鬼蛇神服务，说咱是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家属，急病也得朝后排。我气急了，跟医院革委会主任吵了一架。我想定了，以后再也不去看病了。姓金的那个主任真不是东西……”

赵明把一杯水递给母亲，他的一滴热泪也滚落到杯子里：“娘！明天我不上班去，领您老换一个医院看病吧。”

母亲喝了口水，把药片吞下去，说：“我不碍事，娘这就好了。你不能耽

误上班。你要对得起你周伯伯。当初，是他和工厂的军代表说了话，才把你安排当了工人的。你周伯伯为你操了多大心哪！……天不早了，你快休息去吧。”

看着娘重又躺下，赵明才回到自己住的西屋去睡。可他怎么也睡不着，湖边那着一身雪白衣衫，蒙着白面纱的女子的影子总在眼前晃动。她是谁？她倒底有什么冤屈的事呢？她怎么会知道我的母亲？此刻，她是回家了，还是仍在湖畔伫立？她会不会在自己走后发生不幸？……

寒风轻轻拍打着窗户纸，呼啦啦地响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他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……不一会儿，那个穿一身雪白衣衫的女子，披散着长发，呼叫着“救命呵！”从古城大街向他跑来，女子后头是个手执血淋淋匕首的家伙在追。街上的人都冷漠地望着，不敢拦挡，有的还急忙躲开。赵明怒不可遏，挺身而出前去，那女子感激万分，伏在赵明身后，那个持匕首的家伙，向着赵明猛扑过来。两个人扭在一起，难解难分……就在这时刻，他听到母亲的呼唤：“明儿！你喊什么呀？”

原来是一场恶梦。窗户大亮，远方传来一声声鸡鸣。赵明出了身冷汗，慌忙起床，去看母亲。

赵明问母亲：“你的病好些了吗？我领你去医院吧？”

母亲望望儿子的脸，眼睛里有几条血丝，心疼地说：“娘是土埋半截的人啦，死也值了。孩子，你可要记自己的身子骨……”

赵明说：“我年轻，经折腾，娘别为我操心。”

母亲说：“夜班回来，又没睡好觉吧？娘开头总听到你翻身，不一会儿又喊叫起来。你昨晚说有个什么姑娘来？是不是有姑娘跟你……”

赵明忙说：“没有的事。这年月，我也没空儿想个人的事。”

母亲叹口气，说：“就怨娘，当初没有着急。如今，赶上这年月，……可你也不小了。”

赵明说：“爸爸的事儿弄不清楚，我什么也不想。娘，我到街上转转。”

“去吧！”母亲目送儿子出去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赵明心里结记昨夜遇到的那个女子，怕她出事，他要到包府坑去看个究竟。他走在街头。鼓楼上贴满了传单、大字报、大字块。他不愿看那黑色的字，他觉着爬在墙上的，是吐着红信子的毒蛇。他扭着头，往前走，有两个雕刻着不少佛像的金色琉璃瓦的高大柱子，两柱子中间上方横着的匾额，古色古香的四个大字“大相国寺”，这不就是鲁智深种菜园的地方吗？现在可见不到花

和尚了，只见两个光脑袋的老头，在寺门旁小声地议论什么。

一个老头说：“唉！如今这是什么年月呀？高俅掌朝纲，高衙内欺压百姓，抢男霸女，想不开呀，非跳包府坑寻死不可……听说昨晚……”

另一个老头见赵明走过来，用胳膊捅捅那位议论国事的老头，便闭嘴不说了。

赵明听到“跳包府坑”几个字，联想到那个女子，他们不是在议论昨夜的事吗？他急速地穿街过巷，向包府坑奔去。

早晨的包府坑冷冷清清，寒风扫着黄叶、灰尘，刮进湖面上。赵明寻找到他昨夜见到的那棵歪脖子老柳，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，连昨夜他们留下的脚印，也让风儿刮到湖里去了。

湖面结上了一层薄冰，冰上有岸上刮去的树叶子。赵明从地上随手拿起一块砖头，向着冰冻的湖水投去，“咚”地一声，薄薄的冰破碎了，那块砖头落进了包府坑底……

破碎处的湖水，微微摇动，象含着无限忧愁的眼睛，凝望着赵明；突然，摇动的水波渐渐扩大，整个湖的薄冰全都融化了，摇动、晃动，从水中渐渐浮现出北宋时代东京包拯的南衙府第，威严庄穆……

赵明仿佛完全走进了古老的时代，连周围人的穿着打扮也全变了。他走在古城街头，只见：千门万户，纷纷朱翠交辉；三市六街，楚楚衣冠聚集。凤阁列九重金玉，龙楼显一派琉璃。花街柳陌，众多娇艳名姬；楚馆秦楼，无限风流歌伎。豪门富户呼卢会，公子王孙买笑来。

赵明走着，眼前又幻出：蓬头垢面的秦香莲，拉着冬哥春妹，跪在乘轿回衙的包公面前，大喊：“冤枉呀！”头上顶着王延龄给她的一把折扇……

一会儿，这把折扇，变成了飞舞的禅杖。是花和尚鲁智深在相国寺内耍杖，带出飕飕的风声。墙外，豹子头林冲喝采叫好……

是一辆大喇叭车的叫喊，把赵明从幻景中拉回来。街头上不是带木枷的林教头发配沧州，而是要把一批“走资派”、“臭老九”赶到山野乡间“劳动改造”，大喇叭一个劲地喊着“好”、“好”、“好”，“就是好”、“就是好！”……

赵明回到了现实之中，他不敢在街头逗留，急匆匆穿过喧闹的市井，奔回家去。

又到了深夜，古城的灯光一盏一盏地灭了。白天市井的喧闹和灰尘一起，渐渐地沉落下来，人们带着恐惧不安都躺在床上。半夜三更，赵明下了夜班，又蹬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在郊外的路上急驰了。

寒风萧瑟，还在吹卷着一路黄叶；那一弯新月，正在黑棉包似的乌云里穿行。车轮碾着斑驳的淡淡的树影。路过那片荒坟，赵明照例下了车子，默默地低着头，从坟边经过。然后，他骑上车子，向古城的街里飞奔。

赵明的车轮和它熟悉的道路热烈地交谈什么，只听得沙沙响。夜晚的包府坑，闪着银光，象一块没有人擦拭的久久失落的明镜。湖畔的树影投进湖面的薄冰上，是在轻轻拂着镜面的灰尘吧？赵明伸出胳膊，看看表，今夜恰好月亮从乌云里游出来，照见表上的小针，是十二点半。他想，今晚可以按时赶回家里了。

赵明沿着弯弯曲曲、高高低低、起起伏伏的人行道，用力蹬车，他那棱角分明的额头上，又渗出了汗珠，他掏出小手绢，擦了擦，便又把手绢装进裤子的口袋里。

不知为什么，自行车的链子又掉了。真是巧合，还是在昨晚掉链子的那个地方。赵明立即跳下车，心里话：糟糕！他踢一脚车梯子，把车轧住，低下头挂车链子。

寒风又送来了女子的哭声，赵明心头一震，又打了个冷战。他抬起头，向那棵湖边的歪脖子老柳树望去。还是在昨夜那个地方，不是站立，而是在树下坐着一个女子，全身雪白，低着头，双手掩面，呜呜呜地哭得更加凄楚。月儿照着这女子的身影，包府坑的湖水映照天上月儿，似有一团淡淡的白雾，笼罩着这宁静的夜。

赵明已不象第一次那么拘谨，他走上前去，招呼了一声：“喂！姑娘！……”

女子放下掩面的双手，抬起头，扭过脸，没了面纱，脸如苍白冬月，泪水莹莹，看了赵明一眼。赵明一惊：这正是昨夜他遇到的那个女子呀！怎么今夜晚又来到这儿哭泣呢？

女子没有说话，又低下头，用双手掩面，哭得更加伤心了。

赵明前走了几步，站在女子的身旁，说道：“姑娘！我真想不到，今晚还碰上你哭。你到底有什么冤屈的事呀？你如果相信世上还有正直和真理，还是说出来吧！说出来，你自己也会轻快些。你总面对包府坑哭，难道还想求救早

已死去的包公为你伸冤吗？”

女子哭得越发伤心，仍然不说话。

赵明不知所措，他实在想不出办法劝慰这伤心的文弱的女子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了手绢，轻轻地说：“别哭了。擦擦泪吧……”说着，伏下身子，把手绢塞到姑娘的手里。

女子接上手绢，真的止住了痛哭，一边抽泣着，一边擦眼泪。

赵明说：“别憋在肚里了，有什么冤枉事，告诉我吧，在这夜深人静的包府坑，说什么，坏人也不会听见的。你说吧，姑娘！”

女子低着头，凝视着脚下的包府坑，轻声说：“我每天夜半三更，对着包府坑哭一会儿，心里就轻快一点。如果包公有灵，我想他会听到我这弱女的哭声。一回生，二回熟。谢谢你两夜询问。白天还来湖畔探望，怕我不幸，这可实在难得，如今许多人都怕事情沾着自己，躲还躲不过来呢。”

听到这儿，赵明一惊：她怎么知道我白天来这湖畔了呢？真是奇怪。

“……我本当把我的冤屈，原原本本都告诉你，可……我的冤屈是人命关天的千古奇冤，你没有包公的三口铡刀，我告诉你，有什么用呢？况且，你还有多病的老母亲，你家的愁苦就够重的了，我怎忍心再给你增添沉重的负担呢……”

这女子的言语，已使赵明十分激动，他连连说：“你说什么？！是人命关天的千古奇冤吗？那就更应该告诉我，告诉真心想帮助你的人吧。~~我竭尽全力……~~”

女子这才抬起头，凝望着眼前这个青年，从他的脸上看到了坚毅、信心、真诚。她信任了他，却欲言又止，低下头拧着赵明递给她的那条手绢，反问一句：“我告诉你，你不会害怕吗？”

赵明急切地想知道姑娘的冤屈，忙回答说：“你说吧！天大的事情压头我也不怕，只要能帮助你……”

女子摇摇头，说：“不！你的话说得太轻松了。轻松的许诺和保证，都是经不起沉重的压力的。你还是先回家跟母亲谈谈吧。我怕因为我连累你，连累你全家。还是不告诉你吧！”

说完，女子的眼泪又流了出来。

沉默。赵明站在大柳树下，象脚下生了根，呆立不动，他不知再说什么，半天，叹口气说：“如今这年月，是不应该轻易相信的。那就先不必告诉我吧。不过，姑娘，你能不能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，家在哪儿住呢？”

女子迟疑地：“我……”

赵明说：“告诉你家的地址，我跟母亲谈好之后，也好去找你……”

女子说：“我叫郑岚，我的家就住在鼓楼后街大坑沿胡同十三号。”

赵明把姑娘说的姓名、住址重复了一遍。又把自己的姓名、住址说给姑娘。姑娘并不着意，只低声说：“……你不必去我家找我。”

赵明实在地说：“我一定要找你。”说完，推起自行车要走，姑娘扬起手绢，说：“给你这个……”

赵明说：“你总是哭，就留给你擦泪用吧。”他心情沉重地蹬上自行车，又扭过头来，看那女子，已经从坑边站起身来，正扬着手绢，向赵明告别，她白色的衣衫，被风吹拂，飘飘欲飞，她的身影，在夜色的笼罩下模糊了。……

她，一个叫郑岚的姑娘，不过二十一、二的年纪，她会有什么样的冤屈？怎么会说是千古奇冤呢？他心里暗暗猜度着。

这天夜里，赵明回到家。母亲依然还没有睡。当娘的心头上有个钟，儿子今天回家晚了整整一个钟点儿，怎能不担心惦记？母亲严肃地询问：“明儿！怎么今天回来得更晚了呢？”母亲的眼睛盯着儿子的脸。

于是，赵明坐在母亲的床头，把这两天夜里遇到郑岚的经过，一五一十，详细地向母亲讲了。母子连心，母亲的眼睛最亮，能一下看透儿子的内心。昨夜晚，母亲已经从儿子的脸上觉察出他有没告诉她的事儿了。今晚儿子说出来，当娘的就和儿子一起思量起来了。

母亲说：“往日我都劝你，埋头干活，不要多言多语，以免言多语失，招灾惹祸。你知道，娘说这些话，不是平白无故来的。这些年哪，多少忠心耿耿的好干部，都是吃了嘴的亏。你爸爸还不是因为好讲直理，总挨整吗！把你娘的心也整怕了。听你这一讲，人家这姑娘真通情理，总是处处替别人想，怕连累别人。她让你回家和我谈，那是担心我不支持你。今儿个，娘要跟你谈，就是咱家受牵连，也得要帮助这个好姑娘！人活着就要帮人。你要快去找她。她不是告诉你，她家的住址了吗？你去把这姑娘领到咱家来，我问问她。……”

儿子觉得娘说得在理，姑娘的冤屈，怎么会轻易和一个陌生的男子说呢？娘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她会把人心中的冰块融化掉；娘若和郑岚姑娘谈谈，郑岚一定会把冤屈的原委说出来的。赵明想到这儿，心里感到挺敞亮。

母亲说：“天不早了，你快去睡吧！”

“嗯。”赵明应着，回到自己住的小屋。他把郑岚家的地址默念一遍，单等明天去她家了。一夜睡得安安稳稳，踏踏实实。